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劉清儻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

藝文

三十九

賦二

辭

宋

感山賦 并序

崔伯易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爲之賦其辭曰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

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
閉闥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闔然踵
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
請愈勤於是爲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敘山中之遺懽
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
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羣經茲其不
言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
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崑崑

嶺無復平地陵轍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鄠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岳安爲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迤而上殆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

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
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睪殊鄉異觀習
乎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
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
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
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
關孟德北上紀推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
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

二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
霍塞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
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踪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
參錯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
以竒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晻
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
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輶此山之形也汾潞丹
洹潯池潑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澳奄响將迎縱橫漱激

安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涿度其腋觸遙阜以孤引澗
榮光而歷暮凝染漸漬裒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莫荒有
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
近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爲瘴
氣不得爲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
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
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旣
多春秋之後唯晉爲彊大抵以兵爲阻以險爲防守不

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
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
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
爲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
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羆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
爪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拳旗虜將而爲樂不
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珮重璞不敢不獻
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

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舊
壁荒城豆分碁錯今十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
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卽其
獸裴徊陵陸踰跣陂阜裁約六國毗睨九道孰爲龍首
孰爲天竈向背孰從草木孰遣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
西孰廣南北孰衰爲虵孰尾爲鶴孰喙孰方孰圓孰牝
孰牡衝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
擊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堠

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
此孰救佯道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
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鞞忿豢去就所過之邑鷓視狼
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
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爲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
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愒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俊不
能糾其繆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
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漸此山

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
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
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
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
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
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
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
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

燕薊西臨順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
 間衝而爲壘缺而爲闕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
 原高平廣民之依攀前規成臯逆嬰邯鄲收襄帷趣駕
 之威宰簪笏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宇
 各負城勢熊驤虺蟠宿貌貅之倘佯峙芻粟之巒坵此
 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教者也偏隅之祲蒸鬱成象或
 爲樓闕或類亭障下利壑關其土白壤穀備五種穎粟
 豐穰以陶則不窳以牧則易長駢駢駘駘駘駘駘駘駘駘

鬣赤喙黃脊白頰竒毛異骨駟駃駉驚或出凹揜或會
廣敞或隨斲而乍散或就飲以羣往秦青覩之而目眩
造父逢之而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盡脫
川原蕭爽挺逸彩之疎瞬厲雄心之倜儻分騰而郊野
暗聚鳴而阮谷響最下者羸糧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
臆蘭筋探前扶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
依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
是二者在所爲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

務者非棄之也而吳起言高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處先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呼侶嘯類提羌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圯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妖禿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

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
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
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
時國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
盜官兮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
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
樞縮劔以銜冤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
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

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
陽而嗽液或自耦於樵釣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
韻振文舉之歸策壻王二老猶自輕之士壺闕令狐殆
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
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岭營紆餘巉巖孱顏
曳泉紳之飄飄東雲衣之迴還攢衆精於寶姥糝靈氣
於天丹蠱霧霞之朝覆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鈹盪鏐
銑錄鏐鏞鏞其玉則瓊玖璘瑁瑳琦璵璠石黃綠而青

碧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碗破赭堊理長之爛編
陰映宛倚穹注蟠聯絲締氈縑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
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
庫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冶之靈顧下
分擅乎百源上來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
色豪鷹窟生峻嶒貌如秋胡月明星精响撥利戟足卷
枯荆鷗趨鷄隨往還青冥水棲則鷓鴣鸞鶴水止則鷓
翠鳧鵲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尾

聲若鍾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麋鹿獬豸行
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葭勤母漏盧麋銜牡蒙蓂蓉首烏
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菡如雷苾胡雲英玉支解
蠶菴茵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
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
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柎楓檜思仲
蕪萸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檉檉槐棗棠榴棗梨陽樞縻
桑粉榆椴槻交柢並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肌

松栢千歲蹇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
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
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櫛參下隔百步猶膠戛而相
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
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
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
來四十餘年未聞圖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朱綠之
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

黎元自視忤然咸願獻力京師進棋皇躬聽鐘鼓管籥
之音瞻車馬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
相澤汾潞之人披蒼莽伐崆嶲賤新甫之栢簡徂徠之
松激春滢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宮
以壯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祕廬侍從兮蛻蟬
翠幃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
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
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廡長廊翼其

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爲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搢者剝者斲者烹者掇者繫者戈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艘彩製羽毛甲鱗弓矢鎧楯之材與馬骨革之

倫被服纖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
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
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鶉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
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狂厲之感無喘夜鞍瘵之累
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忮重淪姦侈之化孤
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
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

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

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
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
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
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
吳祚之前料登無難也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
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
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頰踰躡納士稱臣冠佩隣聯雖天
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

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剋隆成之堅躬擐甲胄廟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闕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人之通和勅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意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

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鷲猛而爲勅敵之怒心鑊鑿棘矜
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
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道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
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
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
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
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
蟲蛇創其室廬剡木成舟結繩爲罟剡木爲矢弦木爲

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牛輶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
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
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
如驚不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
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
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
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
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郵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

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
宮乎狀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
坤后斥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覲
其徽纏拾倕爾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巒
以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椽雲縮
萬堵塗以齊赭甃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
賦揚瑤琨與織具荆斲丹而箇輅蒙羽之織縞澗渥之
泉紆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

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憺乎空峒積摯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克徒念單懷之域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棲乎犬戎齊楚甌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卽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推埋以

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
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檀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
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
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
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
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委榛芒然黠虜奚民視此而
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於王公帝限乎豺
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

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蒺生心文子之至喻牛
甘必鬪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
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
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
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
患穿墉而廢圉倉善賈之行不念眩篋而捐金珠備得
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疎今防秋之兵
不寄之士豪而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

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
於胡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
兮北伐之涂推石傅土決其成功東馬懸車胙乎能事
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
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
右臂二客紛辨旣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
生蹶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
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

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
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拈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爲
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
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
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伯盛不
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
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
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

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家列肆侷於府庫邸第羅於
康莊金紺采綴鍤劇焜煌被以黼綉裹以雕牆狗馬棄
齊民之食飲與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墮敗紀綱
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
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姦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
爲常州縣徒史私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
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
每邑宛轉靡潰輸幾俟而幾王疆築相師極欲爲威怒

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刊剝水火之遺製孰恤
乎堅穉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
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數
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災而
彼反爲宜從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
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
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
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雞蓋馭

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司之以敲笞下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旣莫有求之於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踣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期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因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

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虵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畧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

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纓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園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旣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

二十而征五著於後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蔚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鷙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旣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卅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

之所登率避其孳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

大順不可勝用孟子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
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
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
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
江河山出銀甕丹甌榘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
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
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龐眉耆耆愛惜朝夕期有
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陛下慈仁如天廣

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
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
之甚詳克已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
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
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
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
爲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
學以力行爲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

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隕

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
之湍邱垤之山簣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
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糗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洎因循之
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
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蹐媿謝
不敏請爲弟子旣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
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
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

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
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
緣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
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
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
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
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明

葡萄酒賦 并序

王翰

洪武辛酉謁禹廟有以葡萄酒見餉者其甘寒清冽雖
金柈之露玉杵之霜不能過也飲訖頽然而醉覺而西
山雨霽新涼晚生颺茶烟於鬢影漱松風於牙齒於是
命童子執筆書是賦以酬之賦曰有西域先生蔓碩生
者謁安邑主人主人曰何先生質性樸木言腴而體豐
不動而能與人同不言而能爲人容慕先生之風者能
遺千乘之貴味先生之道者可忘萬鍾之隆且支派之

繁衍流澤之不窮者其有自乎西域客起而揖曰昔卯
金氏之五葉好選兵而四征廣利之師律未戢博望之
使節已行吾皇考時方埋名遁形歿光匿馨何聘帛之
三往竟上貢乎西京雖一拔而遽起冀中葉之是榮尚
未忘乎故土嘗含酸而寄情於是覲武皇於未央之殿
因上表而致名也武皇見皇考中碩而外茂氣芳而德
醇曰此真席上之珍也或待詔於上林或備問於几筵
或與金母之桃同薦或與玉屑之露同蠲東方之謔因

吾而逞其技相如之渴賴吾以獲其痊向使武皇能盡用吾皇考之道必不祀竈而求仙也爾後太原之蔓延安邑之蟬聯吾能一說可使百疋之帛可得三品之職遽遷叔達之行以吾而表其孝宋公之賦因我而著其賢予小子誠中原之一枝共大宛之一天者也主人曰出處地望吾既聞之矣請聞先生之爲道也客曰吾始也好甘言以媚人畜陰冷以發疾愧學道之不醇方發憤以改習遵麴生之遺法亦禁水而絕粒訝刀圭之入

口疑骨脫而生翼其心也湛然若止水其氣也盎然若
春色挹之而不污濁引之而不反慝先生向言質性樸
木言腴而體豐者實由于此矣吾能使稜峭者渾淪強
暴者藏神戕賊而機變者皆抱璞而含貞欲使區宇之
人皆從吾於無何有之鄉而爲葛天氏之民也主人曰
善乎先生之爲道也於是命僕執席具几百拜定交於
先生先生於是啞然而笑欣然而談泛然而挹春江之
波湛然若臨秋月之潭噀九天之珠玉聳萬壑之烟嵐

主人不覺氣和而意適體熏而心酣頽然而就枕不知
明月之在西南覺而使童子之執筆記先生之良驪

閒田賦

條山之陽黃河之傍灌莽極目獸駭鳥翔畎澮縱橫以
遠際溝塗陂陁以衍長經界宛其未改廬井已不可得
而詳問高平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
未決質成於文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
邦公劉之啓土古公著撫民之庸王季號勤王之祖至

翼翼之文王得奔走禦侮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之鄙陋議圖讖以厚誣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爲周始稱王而受符以區區之陋邦覩至德於須臾來四十國之臣妾如父召而子俞文王之受命固定於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盛德之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教視其命之去就在人心惡好苟處時而得中何必丹書朱雀而爲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反

傷衰世之未造誦錦詩而永嘆爲執筆以三叫

河清賦

楊士奇

歲在旃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晞祥飈融暢慶
雲爛垂天子御丹宸闢彤闈班龍節建鸞旗肅九重之
容衛紛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屏息乎彤墀乃有陪
臣晉國之使頌伏殿陛陳詞獻飢上言河清河津之渙
發書訊占聖王之瑞臣睹之敢告天子天子曰嘻天道
應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弗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慎

修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出時則徹侯上公羣卿列秩
仰聆玉音愉愉怙怙固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退
就使者而悉焉使者曰昉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
其始也沉碧凝黛流丹曳虹忽異復殊黈色彌望炯素
華之浩潔汎瑤晶而潏泱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遞
旺方滲滲瀏瀏澒澒漾漾湛如清渭之奔浩乎蒙泉之
放涵荆玉而演迤拖齊穀而浮蕩影萬象於昭晰而淨
纖塵之決瀆也於是傳告雜選聽聞駭惑奔走道路聚

翫崖側晴日炫奪心懷暢悅鑑妍者賞明濯汙者避褻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仰而思顧
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淤澱淡漫漫混混渾渾濁涇
方之以尚列潢潦擬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爲聖君之瑞
見於千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房傳易之論
洪惟我皇繼序太祖道合義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
邦德澤流於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也蓋水
爲用滋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土穀造化於是而發祥

非在惠養斯民而致其豐足者乎革去濁汙瑩然湛明
非在蕩除貪穢而用夫廉清者乎斯盛治之所本豈尋
常之爲異雖聖德之弗居諒天意其在固將表治化
之熙明而徵太平於盛世也躬逢盛事振古所希拜首
陳賦繼以歌詩詩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生維河之祥
兮革汙爲澌千載一見兮協我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
斯徵於千萬年兮邦家之慶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濬洪源於西極兮
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映琤溝之晶明過積
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
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東
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濯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
何莫非妣氏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固髣髴其初迹
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遊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
清激而澼澼羌澹灩而徐趨兮勢沄沄而自得觸險石

以鬪暴兮訖雷轟而鞞擊天宇擴而沉澆兮渺上下之
蒼黃霧雨霏霏而滄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
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頽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
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忽顛倒夫舟航靈曜升
而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
泳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凍釋山
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養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
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霧霈

橫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困而漂拔兮蔽
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齧岸兮塊土焉塞夫衝潰霜戒
巖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出兮始
殺湍而安流霞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坎以奮神大塊
噫氣而摩軋兮流漸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山秀兮河
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颺風
起而衝木兮莽怪駭其難推覩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
而密移昔尼父之嘆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

本分與終古以爲期啓龍圖而翫六一兮悟主宰之所
爲喟余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
庶晝夜之靡虧

石樓賦

何景明

石樓先生旣捧檄於外臺將命駕於中州乃假道以省
乎高堂馳太行之阻修展其曠懷慰茲遠遊覽山川之
如故訪風景於石樓念舊遊之所在舉壺觴以優游遂
與客沿清溪跨絕澗控天梯鉤石棧羅羣山於膝下挺

層臺於天半撫千載而孤瞪縱萬戶於一眇此其大觀也而重峰結翠簷牙之迴薄也疊嶂週遭牆垣之連絡也列岫吞吐戶牖通也樹色渺藹施簾櫳也若其璇題約月畫棟承雲乘長風迸斜曛烟霏霧冥鬱乎氤氲橫披風雨側逼星辰又晦明之相因也時而窮八極之表九垓之垠高寒冽乎肌骨寥廓蕩乎神魂已而嘆曰是則天下之竒也彼麗譙齊雲井幹落星極匠氏之工巧破人力以經營貯絲竹以待夜豔羅綺而嬌春及其盡

也莫不華落聲沉牆頽基湮向之靡麗雄傑悉風散而
波淪此不可稱於大人也曷若茲樓根於凝成肇於鴻
濛天造地設禹鑿神功丹雘不御斧斤何庸俯兮無極
仰兮無窮日月之所出納乾坤之所併懔擬闔闢而不
闔等古今而同榮客曰先生亦知夫遇乎遇則重不遇
則輕故水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峩嶠顯於三蘇龍門
顯於二程盤谷托昌黎以不朽匡廬得六一而益尊吾
今始知石樓之遇觀其峩嶠隱顯卽德之深遠也振拔

閱閭卽才之高曠也旁合而獨起中立而崔嵬乃其威也萬仞壁立乃其直也四境俱通聰也突兀崢嶸睥睨遙空乃其器之宏也白露飄飄芙蓉碧霄乃其出塵之清標也龍虎交蟠鳳凰雙攀羣峭互出紆綠流丹乃其文彩之翩翩也至其所積之久所培之厚則又仁者之壽也况君子之所愛或假情以自寓或托物以自省趨合而形忘機會而神領豈徒恃譎崛以誇竒翫清絕以炫景耶於是攀翠磴及瑤巔玉巢棲鶴銅柱擎仙洞雪

積素山月連娟排石窗而擠磻戶咸興極而言旋但聞
嵩嶽風生萬籟始聲天高水清山空谷鳴醉下白玉京
佇立清霞城謁帝閣於閭闔接盧敖於太清

晉國賦

張鳳翼

粵若稽古晉國廣袤麗於黃墟阻三河於碣石實禹貢
之中都輪逶迤其磅礴經曼衍以平鋪達窳窳而九達
亶天造之雄圖爾其昂畢躔墟參辰應隄滙以揚紆靡
以大陸藝以燭龍猗以鉅鹿北垓沆漭水陸歆吞蒼虬

左抱白兔右蹲玄武聳蟄鶉火迴翻誠風氣之所宅而
扶輿之所庇於是東跨齊疆南連楚曠西距三秦北窮
五國以天門日觀爲儲胥以雲夢漢陽爲柴關以紫淵
華嶽爲藩屏以黑水青山爲障塞控八紘封域以居尊
羌何擬乎彈丸之一幅其山則王屋夏屋龍門雁門三
峻三磴九箕九原纒頭倣斗壺口懸疊砥柱峻增而倒滂
太行截業以蔽暎又有銅鍬雷首姑射中條君壽蔡堯
崑崙蕉萼從從畹畹容容窈窕擁崧恒而作鎮固方岳

之所標其水則沁澮沔汾洮涂泌洑澠瀉瀉澗潞漳涅
瀆嘔夷滂渙以敷濤媯洎泚融而感復疏激灑於龍渠
澹澗泐於象谷又有桑乾獲澤嬰澗平田玉泉金泊石
洞昕川汪洋瀚泐漣漪潺湲湯湯淼淼渥渥濺濺灌黃
河以東注翕覃懷底績之暎其險則飛狐插漢巨馬河
奎羊腸九折龍首千尋瓴建井陘之隘苦通句注之陰
其勝則董澤盤盪呂梁噴薄峪止鳳凰樓高鸛鵲五髻
現境於清涼四鎮宣威於毳幕其靈則祥開金鳳瑞應

烏龍三峰王氣五日陰夢雩崇候兮靈雨駐妬女兮停
風其異則管涔神劍渥洼天馬朔雷層峨火山甜閭辣
蜿蜒以衝冰壓踉蹌而負野其蹟則穀城苑苑鹿苑芊
芊傅岩迤邐孔轍迤邐間矣西河之室蔚矣綿上之田
投筆之臺未圯煉丹之鼎猶煙此實上遊之寰寓旣溥
之幅幘也由是顥氣瀰漫載亭載茁瑰麗以繁瓌竒以
別擅萬物之晶華表千秋之殊絕則有并刀韓甲屈馬
垂琛雲沙代赭澤錫遼菝廣陽之鐵大鹵之金紛紛籍

籍品品林林若夫冀北之煤連綿大麓斷礮呀岩摩肩
擊穀五方絡繹以躋涂萬竈炘燠而轉燬河東之鹽灑
泱神齋皚皚晶晶暮暮鱗鱗佐園泉於九府通賈販於
四隣又若上黨之壘大河之涘軋札相聞噉噉是比絢
藻火與山龍噉鯨鱗及鯁鯉總興殖於塲區詎瞻瞻之
能齒肆其陂塘瀦灌溉通原隰墾稼穡同名園捷獵盛
圃芬藜蔬則地蕈天花霜芹雪藕鱉蕨鳧葵晚菘早韭
芋薤芡葑爰象爰有行白玉於高山送青絲於纖手穀

則秬秠糜芑粳粳稻杭禾蔴荏菽一穗九莖植穉重穆
如坻如京可以實倉箱而穀士女供俎豆以庀粢盛花
則菑菑茶蘼姚黃魏紫芍藥薔薇金嬰玉藥蓓蕾芳菲
含香散藥蔽雲塢兮森森簇雕欄兮累累木則槐檀樺
栗檜栢椿松桑榆柘檉杞柳桐楓參天溜雨葳蕤菁蔥
滋偃蹇連蜷之勢壯暈飛鳥革之雄果有紫李黃柑細
桃白棗常山之梨安邑之棗馬乳稱猗氏之甘狸首羨
太原之好俱足以敷膏精英而發果蓏之瑤它如白縱

冰鼠赤豹黃貔麇貉腋龍骨雕翹玉芝雲母紫石黃
著亦莫不猗那是產以蕃動植之奇至於堆堞雲橫雄
關斗絕玉壘金湯困圍磔嶮軍州地勢以居宇縣犬牙
而列鼎峙受降之城延亘防邊之埒魚符所統什伍蟬
聯戈鋌壓地鼓角飈天砢礮碣砮駢駢驥象譯寄鞞
之屬靡不震而警焉聿有朱邸黃扉繽紛匝橋駕飛
虹臺邀明月表以晉陽之官祀以汾陰之闕窮池館暨
巖房清冷於不竭且也珠明魏乘壁重秦城毫散伐山

之穎圭呈拔樹之靈玉馬璘瑋而顯異仙藤馥馥以旌
誠此其著者餘物難名進而求之光岳攸鍾文明鬱起
人傑地靈儷躡績趾聲施巖窟之顏徽潤篔簹之泚爾
乃摹馳獨往秀擷羣芳行純金錫操凜冰霜旣鶴鳴而
鴻漸亦虎變而龍翔越倜儻其魁壘豈咫尺與尋常故
語高曠則薇留孤竹之風松掛一瓢之月逃三聘於鮎
池隱十經於於越傲世兮枕流辭榮兮蒔藥猶聞張果
還山王喬跨屩俱蟬蛻乎風塵而逍遙於雲壑文章則

駭綜史記玆挾洞林詩詭明河之錦賦稱擲地之金中
說敷陳乎名教索馳濬發於靈襟蛛網燕泥指堂梁而
振響落霞秋水度高閣以流音誰不照丹文而光綠牒
穿月脅以貫天心其爲望也忠著程嬰義推張老智決
輔車仁昭結草勒叩缶於相如崇折巾於有道六龍騰
祁藪之輝三鳳煥河東之葆殆煜乎垂景耀於春秋而
祕然播餘馨於品藻也至於孤憤激大節援誓九死重
一言灑龍逢之血遊雉經之魂伏鉏麇之觸甘豫讓之

吞溫序啣鬚而抗劫呼延文體以酬恩凡此剛方之氣亦已翻溟海而撼崑崙更有應運風雲爭光鼎呂文揚黼黻之華武奮勳之舉若三郤佐軍若五蛇從旅若英效和鄰若筆稱良史若狼暉之突陣摧秦若羊舌之周知教楚咸彬彬乎麟鳳之儔而洸洸乎干城之侶猶未也六卿既大三晉遂分噓以羸燼蒸以漢雲唐風之所被宋德之所薰其間師師穆穆濟濟芸芸如信陵率五國之師平原高十日之飲侯羸收卧內之符毛遂脫

囊中之穎趙奢解闕於之圍陳筮告華陽之警衍儀前
席夫六王頗收披鋒於四境斯亦畸矣盾是雋采星馳
雄風電掣西京衛霍之軍功東晉裴王之相業狄梁與
薛史同標司馬洎王楊並轍秉燭達旦揭日月於無疆
騎尾歸天壯山河於不蔑繫何代乎無人亦何人之非
傑又其盛也晉文復國趙武爭盟韓昭修術魏惠徵兵
汾澗孤鬼之磊落沙陀亞子之崢嶸當其時屬車秣馬
斬藜披荆叱咤則飄霆改色指揮則參井無精莫不業

業赫赫砰砰轟轟夫非一世之雄哉然猶偏伯耳蓋嘗
覽輿地按冀方歷蒲坂朔平陽吊伊耆之休爍追姚氏
之烈光則見堯天永位舜日常熙四方以宅七政以釐
九州以奠百穀以宜五品以序三居以夷八風以奄六
府以治封十有二山之鎮弘萬有千歲之基迄於今士
尚謙恭民多醇古恍不識不知之忙一讓畔讓居之度
去華從儉則素題越席之遺也憂深思遠其暑雨祁寒
之故乎於皇哉唐虞作對夏殷繼昌神臯腴數鬱乎蒼

蒼雖巨鎮雄都未敢望也而何有於僻壤要荒

砥柱賦

唐 肅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
阨兮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歷華陰而徑趨兮乃折
流而東下勢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銳鏖戰
於平野何砥柱之率律兮獨凝立乎中流儼一夫之當
關兮強兵悍卒睥睨不敢運其戈矛惟崇伯子之敷土
兮導澤洞而平之鑿此山以疏洩兮剖三門之嶽巖然

後洪波巨浪齟齬而不騁兮分流析派間度以逶迤過
孟津而通洛汭兮遂東極於大邳苟非是以少梗兮曷
以殺天吳水伯之淫威予嘗駕方州而求古蹟兮誓將
豁心胸於浩蕩過黃老之神祠兮遡蝦石之決瀆盼連
天之修楹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汨汨包其下兮顯神功
於俯仰使昔懷襄之莫救兮滙四海爲一區上巢下窟
之赤子兮殆皆戢戢以爲魚覽斯險而慨嘆兮雖天造
而地設微元聖之大智兮孰能成夫萬世之烈彼蜀江

之灑灑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儋叟兮信物理安
危之所從噫嗚呼世道降兮風移而俗媮波汗漫兮忘
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愁豈無吾人之砥柱兮
障百川之橫流

送河東公賦

并序

李夢陽

正德元年冬十月河東公以譴放還屬吏郎中李某作
賦送焉賦曰飄蕭瑟以感烈兮屬孟月之慄嚴霜淒清
以紛下兮風薄戶而竅吟余戒玄武使先導兮飭冥子

俾抗旌虬蛇以服輿兮第長雲而遂征三台仄以踈
濶兮北斗揭而望余颯肅冷以溲戾兮涉江漢之清渚
悼喉舌厥之厲兮攬少微而效光咎南箕之靡懲兮猶
翕吐而簸張朝余發於星之墟兮暮弭節乎冀之野谿
谷捌以復陸兮草木落而茫莽獸驚人之跼竄兮禽枯
桑而鳴號雪霰海而零灑兮氣冷冷之寥寥車輪困而
不前兮心已逝而中留驂頊纓而蹶躡兮僕夫涕而長
吁惟先生之貞媿兮幼崇方而嗜修則英賢之遺篋兮

志臯伊而願公蹠泰階以承列兮奉鈎陳而布耀酌元
氣而執之兮薰容光之必照倚閭闔以徘徊兮憤漢臣
嘗請乎刀壯埋輪之義力兮潛掩涕而憾遭惟封豕之
銜蝥兮彼舍問夫螻蟻豺狼縱之當逵兮奈衆臻而終
靡幾不密固害成兮予良痛乎陳竇之患斬蛇弗斷將
自及兮誰捋虎鬚而竟安曾闔仡仡之巖巖兮浮雲蔽
而四舉元螭九首蠃蜒垂涎兮守門嘻嘻而目余進旣
無以自明兮漭弗知其退之所營紛構誅以錫訕兮謂

余亟之而亂程吾豈不知詭遇者易獲兮誠嬖奚之攸
恥同者就而異者憤兮孰孤持而弗三褫策鴈行以前
路兮背陰朔之塞疆馬騰攄以龍奮兮望山西之夕陽
毅昌燕而卒逃兮叔向飛語而拘縵荷白日之曲照兮
迺茲焉反余初服太行岑之迤邐兮岳壤盧而起伏踐
桑乾之唯凌兮冒涿霧之綽約爰十步而九顧兮九門
漸而造天霓連蜷以上驤兮爛躔緯之錯連軫紫庭之
多麗兮冠珮者至三千人步微風之珊珊娥眉入室女

斯妬兮厥亦世之故也寵移者訾必加兮矧吾皓首之
怒也企降覽之中反兮又鮮妣爲余之容思伊昔之來
暨兮內崩劓而自訟沿易濱以予兮泝金臺兮邈遼
慨於期之皎節兮鄙荆氏之沉志謂圖窮而事至今冀
戡贖而必擒謀之人成之天兮竟隕首而劇心哀壯士
之不還兮囁殘壘而逍遙野曠曠之千里兮寒風唳而
蕭蕭天剡剡以梟宰兮日翳翳而荒涼薄林壑之慘闇
兮拂隆冰之積霜聆顏鴟以怵慄兮憎岵岵之荒物川

蕩搏之赤赤兮馳狸窟而嘈聒精汜濫之佚佚兮駟連
遫而懈怠召豐隆翊余蓋兮喝飛廉而疾馳揚滹沱之
文舫兮驟井陘而單騎偉左車之雄視兮嗤陳餘之褊
意張生旣收厥綬兮趙由之其邦以喪陳子獵於南皮
兮漢龍興而虎翔惟休咎係之數兮大風起而潰圍苟
增老不之疑兮豈張韓之獲爲彼荏苒固膠合兮孰鯁
直而罔殆展氏介而三黜兮遽瑗奔而再危踰壽徐以
橫目兮忤并州之舊鄉亘墟曲之萑藪兮采茹蘆於汾

旁霍岳岳以逆幟兮桂樹偃蹇而俟余狎斑豹於虫際
兮鈞淪淵之秀魚準歲功以消息兮御陰陽以卷舒追
赤松以授要兮從巫咸而下居辭曰明明日月奠天維
兮太陰四塞孰將夷兮陟彼寥谷望河漢兮上無舟梁
眇淚漫兮嗟我寡翼安能厲兮顧瞻北斗中心愒兮悵
兮憫兮聊以卒歲兮

河中書院賦

并序

鄉人呂氏以諫官謫蒲蒲故有廟娥眉側祠太山也呂

至移文廢焉曰山川之神祭不踰境非鬼而祭孔門詔之某職叨佐邦靡敢弗經也以問其守守曰敢不惟程問之校校官若士曰程敢不承察諸民民翕翕欣若有興也於是廢其廟稱書院焉而祠有虞氏於內曰蒲舜都也配以夷齊從以王薛左之名宦右之鄉賢量宇聚徒區田祀養考鐘伐鼓視履迪業李子聞之曰善哉呂氏知教本矣夫驅邪以端祓怪以常伐慝以昭破淫以義是故君子之於邦也不患不從而患弗躬躬義布昭敷

常表端以是而教鮮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斷之以獨協之以同行之以勇迺奚往不濟矣夫淫祠罔福故鍾巫禍隱神降亡號往鑿其燭然河投娶婦祠毀妬女世每罕聞何也怯者怵於利害疑者沮於異同庸者安於習俗才者憚於改格故曰非勇何行非同何助非斷何成三者既獲四本迺立然後經定程堅教斯興矣是故君子不爭而醜莫不同不煩而衆莫不從標立而影隨近聲而遠應凡以是爾李子曰余爲呂作賦將

以此音摘調泛絃流管俾大者歌小者哦觀者采焉陳
之太師爰知蒲政賦曰帝炎氏之蟬聯兮厥岳四而布
分龍九川以蘊根兮中敷葉而竟芬翊華蓋以陟降兮
邁白日之既夕忿攬搶以抗言兮帝乃怒而遐斥攬余
轡以周游兮登蛾眉而縱觀睇魏廟而增欵兮愾下淫
而上殘曰巖巖魯所瞻兮嗒胡爲乎蒲之壤非其鬼而
祭之諂兮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惟時俗之詭譎兮恒造
怪而亂真日隱求以僥福兮狃惑羣而誤民宇巖嶭以

嶽立兮若廊翼而雲構既竊號以據要兮復創形以之
鐫鏤內泥苴而樗惡兮外猙獰而儼嚴冒衣冠而土食
兮燐朱楹而繡簾龍蚘蟻以梁騰兮獸夾隅兮躩跼鈴
荅臘以簷鳴兮幢繽紛而旖旎執命柄以消息兮握陰
陽而運樞怒之雷霆悅春陽兮役鬼神與豹羈生吾生
而死吾死兮謂苦樂死而遽殊苦桎梏以儻憇兮樂羽
葆而駟輿衆駭心以搔目兮伊誰辨渠之假真民溷溷
以朋從兮憧情迷而喪身蹇予以攬涕兮哀斯人之

無知軫聖者之故都兮蓬蒿鞠而徑岐山四雲以波湧
兮日晚晚而就沉沉河洶洶以趨下兮松柏暮而風吟班
余馬以北首兮望九天而魂征招飛虬駟而上訴兮閻
闔閭而晝扃余回駕以東指兮薄日觀而聊憇願釋誣
以祛穢兮岱謝余以弗哲沛蒼野以遼邁兮即重華而
跼蹙靈總總以騰陟兮爛北逝而後先臨舊京以遭延
兮條若去而中留颺拂巘以明滅兮右涉瀨而夷猶埽
除兮蕩滌清宮兮供張風泠泠兮入牖神陸離兮果降

羅桂漿兮椒食琴瑟作兮鏘佩玉悅髻鬢兮莫親工祝
告我兮顯則曰俗不可戶說道不可塗求端物者端已
治人者自修二氣推盪禍福倚伏時罔常泰日中乃是
王革以義霸救以力巡守廢歇明堂載黜爾乃七十二
君封禪侈矜玉符金檢顛崖是登夫習沿於襲勢積於
成昭縮以獨愚淪以朋踰分之祀匪今則承立經斥妄
言諄志勤爰惟政本氓哉爾欣

遊香泉賦

吳深

滹濱子宦遊而歸乃偕舊友復遊於香泉於是續蘭佩
解塵纓循往躅尋前盟逶迤水涉窈窕山行望蒼茫之
埜色聽潺湲之溪聲旣造深隱覩幽妍瞻金刹禮青蓮
憇昔眠之蕙帳啜舊飲之蘭泉神怡體暢塵襟以蠲迺
躡芒屨陟層巔盼睠林壑睨望山川默識舊遊之處俱
歷乎目前俛而思焉恍兮如昨屈指計之乃倏矣二十
一年於是相顧愕眙喟然太息蓋觀山川之猶昔驚歲
月之如流信浮生之若夢也旣而乃相謂曰異哉吾儕

今昔之情也風景不殊交與如故昔胡遊而樂今胡樂而嘆也豈不以昔少壯而今老大乎日月逝而功業未就乎時代謝而會有極乎夫大鈞斡運萬物遂也人性物靈一厥類也消息盈虛皆一氣也立德立言良足貴也安時處順稱賢智也神逸氣柔德乃休也時清年豐足優游也居易俟命吾何憂也我思古人獲我求也辭既乃渙然各釋充若有得嘯詠嬉遊無異乎疇昔

砥柱山賦

抗濟

繫黃汭之鳩噴兮原萬里而自天道陝東其焉如今卒

執扞而洄沿方橫衝之無端兮習焉適此孤植豈夏后

呂苻彊兮達鄉景而狹服

叶蒲北反

不散縱其澹漫兮物孰

爲之涯澣龍門呀於山禁兮走灘灘而就下河中立而

閱波兮天畀之呂其肩羗春撞之爲鎮兮昇尋常之洲

淤

叶呼古反

嗟世道之瀾狂兮槩古今而有之惟君子之姱

節兮潛蹶挽於當音四兆譬之所叢兮誠蹇蹇之不能

舍

叶尸反

凶放謫而不諱兮亦人中之砥柱五馬儵其行

色兮蹂釀煖之東風

叶浮金反

應韶訴余以別兮詎余以楚

唵悵甲鼃之莫留兮遵南陽之屬郡披輿志而興襄兮

尚茲山之可問自處之介植兮靡僮恃其欽岑計兩間

之博大兮叩風裁而心歆拳建業之石城兮凶朱陵於

衡渚公何爲乎漢川兮堆何獻虐灑瀕

叶當古反

毋呂奢於

竒勝兮多不滿於角功雖荆棘之贊紀兮辨寰瀛而幾

同置橘以爲像兮靈均之有意也余茲托而敷詞兮實

先生襄之態也

態叶替

玉華洞三石笋賦

魏光緒

訪仙蹤於乳穴，削玉蘂於瑤林。作三山之砥柱，象五岳之嶽岑。劒倚天而耿耿，笋出林以森森。寶氣籠蔥，並倚珊瑚之樹；雲鬟髮鬢，齊參玳瑁之簪。爾其拔地抽莖，排天聳幹。華表撐空，觚稜插漢。燦兮若芙蓉之始華，嗟兮若珪璋之未判。其高低之駢羅也，若伯仲雍穆以追隨。其後先之輝映也，若主賓拱揖而燕衍。其清風之披拂也，依稀鬱林之載歸。其素影之璘玢也，髣髴南山之猶

爛樂我城隅畫棟金鋪花林覆頂文甃承趺竹涓涓而
始翠花裊裊以四敷魚在藻而有躍鳥巡檐以相呼茶
烟颺而紫霧庭草翠而綠蕪簷過雨而掛瀑池積漲以
成湖睠亭臯之麗景洵有美而可娛又何如弔影荆榛
之側而溷跡鼯鼯之塗者乎若夫無爲下南宮之拜寒
山共庾信之語平泉以醒酒得名松風以迎涼見詡金
陵則見夢於吳公靈壁則旬封於宋主或龍蟠而鵲起
或燕翔而雁翥或興雨以興雲或堪鞭而堪煮或鏡掛

月林之國或華艷芙蓉之渚或鑄刃而切琬琰或刻鯨而吼風雨並皆士紳儒雅之林而變化神靈之府予又何能不借攻錯於他山而望磨礱於玉女

大界峽賦

魏令望

維茲秋日挹彼秋山滄洲靡易白日趨閒爾迺嶠然而來隕然而回羗堆挂之竒條揜危磴之周旋既紆曲而恠巍復碧黛而砰眩悵起復之鱗鱗掣紛披之片片時截坦以橫梁或鑿空而幻見骨拘折而奚攀勢頽放而

莫戀乃其區分晉趙地接邶鄘凌高直上汎廣其中恍
青山之倒景疑朝雨之初濛忽巖邑之吞吐同莫霞以
隨風闢牖綿邈乎遠坻柴扉蕩瀟乎寵從是以水和林
聲亦銜山秀侶溪而寬學海而瘦乍悲厲而森凌條當
亂之可嗽遇欽峽而犇汪隨潏沉而滴溜維時風回颺
兮拂征裳蟲啾啾兮音爲僵露沾人兮俱古草辭興兮
先傷木落穿兮天小雲睡芳兮峰揚意其中必有長眉
衣結皺膚光徹獨枕邊鳧遺蛻傍蛭規白雪兮爲書友

丹壁兮爲節余亦煩憺悲瞋懣勞折志廓落而增歎
攬友生以互結重曰山中人兮焉久留飲元津兮吐素
流將歷覽於五嶽兮其誰與爲儔

河東瑞鹽賦

并序

俞汝爲

鹽之以瑞名也自唐大厯中始韓滉馳奏上賜號寶應
靈慶池宋祥符七年蚩尤爲祟召闕將軍會嶽瀆陰兵
殄之崇祀至今加侈焉士女摩擊若狂者數日有司莫
以禁是月鹽花生風日鎔神液密起若凝脂積素詭狀

的爍柳柳州謂神造非人力晉寶之大者信哉余產煮
海之鄉創見而異之迺濡毫作賦其辭曰粵稽浸之警
瀉兮天網淳潘而靡之瀾浩淼而無垠兮浴日月於崦
嵫蕩懷襄而底績兮龍門闢而東馳旣委滙於渤海兮
紆餘瀝以爲池覽昆明與太液兮歷汾晉之濛汜靈芝
泛上林之承露兮濯九龍於滌水之湄鼓蘭橈於元沁
兮翔回鴈於金隄洵鯨分而霞絢兮非鼎鼐之所資彼
楛拙之崔以菟兮鄙善積而滕田導黑水於鞞鞞兮氣

蒸薄於枳棘之巔引身毒之梁豈兮炫五色於西海之
埏或飲沃以自封兮亦何昇於中原羨管子之煮海兮
郇瑕氏之近藪引太寧之飛瀑兮閱昌歎之形號齊有
渠而燕有遼兮計口授而登俎鬻牢盆而煮兮嗟薪樵
之作苦天授非人力兮曰河東之鹽其爲池也方百里
而爲滙兮圍虹堤於七郎凌石門之巉巖兮鬱雲首之
蒼蒼隱巫咸於騰突兮埋山蟲於異方濡玉鉤之交澍
兮引檀道之益漿倚中條之危徑兮接鳴條之故岡曰

有神以司之兮胥士女其若狂
屈鷄首而虔賽兮集鳥
隼其飛揚旣掞金而伐鼓兮亦鳴箏躡履以翺翔羅綺
繡以爲飾兮儼珠翠其成行紛魚龍以角抵兮飄蘭蕙
之竒芳極海陸之珍錯兮夾阡陌而中藏神之假而琛
瑞兮昭靈應於惟王其產花也不樵不治匪煉匪炊布
以祝融之令佐以風姨之威噴以龍岩之雪煽以邃谷
之吹始凝澆而燥結兮沾飛絮其若枝旣圭折而玉碎
兮積炎暑之凌澌駭晶瑩若壺照兮散明月於瑤池司

嗟告以成瑞兮裒丁夫於河澣咸荷鍤以環奮兮倏分疆而競取誇積露其如壟兮求千廂於甘澍走騏驎於虞坂兮隱第五倫於市賈盧弘正因而課最兮徐景山資之救魯守塔梁於三汊兮實度支之覆奏嘉梅之既調兮薦和羹於秬卣崇靈慶之殊錫兮垂血食以永久灌秦隴而實燕代兮踈翬飛而祈終祐方其厄於洪濤也歌帝力於神堯竄天吳以夷蕩兮波不沸而稱饒及再厄於蚩尤也會獄瀆以鳴鑣雷轟轟以吼怒兮妖氛

殄而神保吁嗟乎代有饗而祀有嚴兮洵斯池之所遭

拱辰樓賦

并序

陳棐

晉陽城之中有譙樓嶢嶢弘闊高入雲表古譙樵通採
木結構爲之故曰譙焉樓重物也高明覲遠樓樓然故
曰樓顧樓之北面舊榜拱辰者以宦斯土者每有思君
戀闕之懷乎丙辰歲清和旣望月哉生魄大司馬中丞
麓泉王翁以節鉞督撫之暇率藩臬閫司開譙茲樓余
寫同席忠赤之懷僭庸占俾作斯賦焉迺賦曰睠茲土

之形勝兮擅名區曰晉陽舜分州爲并冀兮周建國而
爲唐起雄樓之巔巔兮奠闡闡之中央右遠矚乎大河
兮左平挹乎太行上摩清蒼於寥廓兮下壓坤厚之無
疆浮櫟走拱兮層檻修斡心抱角兮繡棟雕椽列綺
疏而四面兮簇葩井而層懸旣像九天之雲垂下兮尤
類海邊碣石之兔然齊晨霞以疊極兮攀倒景而凌煙
比迎風而立觀兮臺秀出於中天屹對乎節堂之下兮
而迥闢於督撫之前時維首夏氣屬清和四民安堵千

里謳歌紫山塵靜青海無波麓翁司馬栢堂主人迺張
禮筵率賓屬萃冠裳命絲竹少焉揖讓洽悅盃觥交至
倚睥睨而遊觀登軒楹而遐視覩夫山翠四圍泉流雙
洎罔阜蜿蜒園塍鱗次平高衍以如席蔚桑麻而列幟
東望則方山嶙峋頂若冠緹逶蛇起伏北向阪泉是乃
軒轅戰勝之跡入晉文之夢而開霸業之先千秋祠廟
古栢寒煙南望則龍山之下晉水源斯松栢布蔭虧蔽
光曦陂渠互注霧走雲隨傍有叔虞唐君之祠剪桐封

命瓜瓞靡隳西望則呂梁之山大禹所闢危巖絕岫千仞崩方洪流盪激聲振天墟殺孟門之波而稍息猶如千駕之雷車非賴九載之底績傷哉萬姓之爲魚北望則石嶺之外九原之岡阡塚纒纒晉臣之良有句注之險阻陰館之途長界閩鴈門迤邐龍荒而翹首雲中之冥杳猶如昔日羣鵠之翱翔近望則汾流右遠而拖帶晉山西倚以張屏烈石巉巖寒泉鳴咽宛如竇大夫之遺靈而萬竈青烟千墉粉雉尚存尹君保障之形百姓

時雍四表光被尤深仰乎堯世之咸寧栢臺主人逡巡
降席周旋出戶步至北楹顧謂賓屬曰諸君之覽眺真
有遙吟俯暢思古慨今與登臨送目者異矣試隨吾手
所指極目於層漢之表翹首於五雲之際大有可仰觀
者乎彼三殿雲連上摩蒼灝雙闕日麗傍侍金莖應紫
垣之正位連瑤光與玉繩乃聖人端拱時內苑兮西清
願泰階之黃閨兮及勾陳太微之皆平攬捨頓落兮熒
惑消明庶臣子輸忠之念兮偕當時樓扁之嘉名薇省

賓屬訢然一人趨而進曰人道貴兼乎忠孝懿倫同重
乎君親聞有梁公卓哉偉人登太行之高嶺望白雲而
思頻余家近乎河陽兮先廬在乎洧濱離庭闈之四載
兮尤馳想於斯晨所以登茲樓也南可望乎家山北遙
瞻乎帝國效子年而志願陳力感仁傑而亦悽惻旣切
戀乎楓宸之前亦懷念乎萱闈之側是以余情恒注於
望雲回首尤先乎拱極

國朝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漱石瀟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緬關河以騁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平之遐尚同宗炳之幽情渺山川以延佇披酈生之水經惟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

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沁流兮清淺午壁
兮洄澿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飛仙之稅駕
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騶唱嶺上兮多渺渺
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嫋嫋春
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
晷怊惝怳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
晉侯之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
髴其未失羨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闕之角立古今何膠

廓兮咫尺其如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溢嗟予
心之要眇兮儵若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
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石倚杖柴
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間雲聊逍遙而容與盡烟
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可論

紅鶴樓賦

并序

翟貞儀

星輝參野實沈遷大夏之墟鼎出河中晉寧分平陽之
路峨嵋新帶月天皇頂下列三台涑許舊掀冰玉壁城

邊環九曲迤虹橋而鎖翠林影婆娑碧水聳雁塔之橫
空奎光繚繞彤雲近水起樓臺擊乾坤於半壁臨圻飛
棟栊表日月以雙懸天上鈴音搖醒沙間魚鳥空中劍
氣騰來梁角螭驪紅鶴而得佳名朱雀白鷗並泳赤龍
以傳盛事青霜紫電交馳聞所未聞喜之又喜咸登高
以舒嘯遂摘翰而成辭爰賦曰維晉舊都肇自珪桐應
參觜之分躔有唐魏之餘風屏四山而郭郭環曲水而
蟠螭鼎成堞兮暈雉鎖隄橋兮長虹栢壁巖巖兮舞鳳

虎祁翼翼兮流鴻惟灣渚之交牙列文象以稱雄轟浮
圖之九級砥玉柱於宛中於是莊石基逆洄流崇圻塊
豎危樓黃鵠磯頭高出晴川之樹白雲欄外重開芳草
之洲隆甍榜而堊丹紫聳觚稜而盤虬蚪既凌虛而拔
地亦見遠而臨流奎壁映而星焜斗牛射而光浮南浦
三重之捲西臺九柱之邱檣檻天藜之觀烟霞瓊玉之
旂爲奠之以石鼈復鎮之以鐵牛有鳥來止詫曰紅鶴
素衣赤裏梁鳴沙蹻如丹鳳之翱翔如朱鷺之綽約如

赤雀之印梁州如雙鸞之巢阿閣爰題斯名光茲丹雘
祠以三仙維呂與郭唐有邱子玉經拜爵純陽之劍景
純之鵲當年化鶴而飛此際跨鶴而樂如坐金山之濤
如游洞庭之漢時爲搏海之鷗時爲橫秋之鶚斯樓方
與七鳳紅樓並傳豈徒岳陽之與黃鶴鳴乎美哉登斯
樓也鳳原在望峨嵋入懷稷亭如座湯寨而厓林樹翳
橫城闈通階天光雲影魚躍禽嗜吸洞林之玉露挹董澤
之荷香聽晉城之烏語來栢瀑之琳瑯岫出狐泉之雲

風披石洞之颺三峽浮鹽坂之澤紫金來翠秀之岡對
香山而仰止如登綠野之高堂有時天日晴暉朝暎升
靄晚照流霞春光馥矣有時雨雪霏濛雲峯突兀林影
迷離烟景祺矣有時臨風納涼鸝唱雙柑蟬鳴遠杪卧
羲皇矣有時翫月吟清半天霓羽幾部鼓吹下蓬瀛矣
於戲快哉復爲之歌曰惟鸞鷲之集鷓兮條鳴而香翻
惟魚龍之變躍兮鼓鬣而翻冰景鄉喬於日下兮雲五
采而斐榮騰劒光於梁間兮應豐津之雙星聲九臯而

天聞兮桂華表於闕城維鷓鎮而鳩翬兮一方之礎萬
襪之珍

阜城寨賦

曹續祖

姑射之西壺口之北瀾望蒼茫萬山雲黑洪荒堯畿邊
徼晉國古采桑之一方戍夷吾之舊域眇孤城之彈丸
披秦莽而始得邑僅三里之名民無二千之實散處邱
壑經營稼穡窟土斯居扉編柴棘烟火數家出作入息
若乃避豺虎之恣威防無稽之暴客艱池隍之捍禦每

緣崖而踞石升天半之危峰脚圖安於衽席號爲曠堡
亦名寨柵屏翰四郊星羅控搃惟茲獨秀竒巒成城自
昔展浮圖之右臂駐風山之巨擘結龍樓於絕巔綴金
鞞於背脊宛靈龜之舒頭如飛蛾之抗額斬峭壁以設
險悵空青與頑碧因而鑿洞穿雲卜居寄跡風尚古公
守拒抑跖一夫當關豎鋤爲戟狐鼠屢驚弗惟毒螫內
有青青子衿諷咏朝夕農牧比鄰優游斑白天上人間
塵凡迥隔時而月小風高嵐紫霧赤泉韻潺湲鳥聲嘖

噴淡爽清虛怡人魂魄又見屏繞遠山水流大澤波嘖
珠璣嶂擁圭璧綠野桑麻前村松栢種種竒觀乾坤另
闢獨有蒼顏老樵年逾半百布襪青鞋袒衣岸幘托隱
離羣鍾愛幽僻室製孫登跡埋膠鬲或放鶴而開籠或
呼猿而對奕或倚樹以調琴或陟岡而杖策任眼界之
縱橫頗神情其恬適乃爲選勝輿圖繙閱史冊念秦豫
之山河憶險阻之梁益一丸之泥徒封劔閣之塞孰阨
有奧區神臯以賈禍必土奔瓦解之爲厄孰若獸蹄鳥

跡之方隅乃稱鐵甕金甌之無隙况類桃源與匡廬不
啻神仙之攸宅因題名曰阜城永鞏固兮無斁

漢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元

安樂會辭

伶思賢

伊平遙之爲邑乃并汾之勝地有山兮清且竒有水兮
秀且麗有樓閣兮可以登覽有田疇兮可以種藝有桑
麻兮可以織絰有雞豚兮可以享祭風俗返樸而還淳
人物居仁而由義雖去古以益遠猶有陶唐之遺意皤
皤諸老於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立悟知止之不朽
思貪進之可愧乃結交於鄉隣義金蘭而斯契踵高山
四皓之後塵繼竹林七賢之先志追往哲以同遊永相

忘於人世無榮無辱無憂無慮無是非無拘無繫了
兒女之婚姻畢公家之租稅或圍棋以消日或賦詩以
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憇春則花圃尋芳夏
則槐庭熟睡秋則採黃菊而泛酒盃冬則對紅爐而避
寒氣隨時遊快活之鄉任分樂安閒之味斯會也不爲
名不爲利聊相與以娛情且優游以卒歲

明

霍山辭 并序

何景明

司農公致爲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爲臣必不豫懷忠
獲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所以悼
毀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君子要之善且
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于君正士不
責親于人司農公致爲臣胡爲弗豫間日汝南何景明
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于于然不異平居也徐察其
色黝然顧若有伏憂者于是景明述或人之言告之公
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恥不得其

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纒纒有揆皇度或省而反予者胡爲豫胡爲弗豫或人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產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豐樹樹可蔭而息而劇窪躋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知人間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爲霍山之辭歌以壽公辭曰巖巖霍山之隆穹兮奠彼晉堦左屬太

行蒲阪委蛇兮襄陵囂鬼而在下雲之興兮霈霈望佳
人兮容與嫋嫋兮秋風芳卉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
兮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
霜霰下兮夕以寒叢薄兮蒙密澆穴兮潺湲鳥萃兮翼
翼獸伏兮般般鷓隼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來兮延年

冰壑語錄題辭

冰壑党子絳之醇儒也生於北窰莊莊枕西崖土厚風
勁人多剛鷲負氣党子獨溫粹和平恂恂雅飭蓋得春

氣之多者與理學諸書靡不究心尤服膺紫陽得其實
學者歸於儒釋分途處辨若精金糠粃至於象山新建
之學非所樂道也故於學部通辨聞見錄存是編等書
手錄而傳誦之可謂確有真見矣與同里太音黃子雅
稱友善然其所學各異未嘗降心相從而黃子卒不能
以其說奪之於視菴陶子旨趣雖同實未嘗矯情求合
也非知明守固強有力者而能然與頃以所著日知錄
見示深醇簡切生平所學大端不出於是闡發聖傳開

示來茲正人心放淫辭與有藉焉吾鄉讀書錄而後所不多見學者雖與之並讀可矣所居之西有前官府之凌陰在焉不因人熱一寒自秘故自號爲冰壑云

褒忠錄題辭

葉向高

讀家乘不後於讀國史讀忠義書不後於讀春秋此褒忠譜之所以必傳也譜蓋今死節高公事合天子之音諸名人之銘傳記而成之夫世有寵於銘傳記而不得聞天子之音者其人即可不朽而非以天子故不朽也

世有寵於天子之音而不得竊名人之銘傳記者其人未可不朽而竊寵於天子者非真不朽事也公品格氣節與日爲昭不必在譜中也公肝腸淚血與火爲碧未必不在譜中也然此家乘也子孫之瑞也而有天子之音存是一國史矣不在史氏記載之外也此忠義之書也國之瑞也而譜公必譜公薊門之所以拂衣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所以不死廣寧而死松山譜公必譜公今日之死於松山而又燼於松山譜公必譜公之僕死公

若公之死國譜公必譜先公而死河東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者有某某不能如公死而心忌公死者有某某如春秋法是譜也褒公也而貶寓焉無貶非褒之至也褒公褒公死也而生者愧焉生者愧後世必有如公死不忘公死者公可以死也譜則公之子輯之曰忠節則天子之所錫也今其譜獨曰忠天子之一字爲華袞也褒之義余竊取之若銘若傳記諸文章皆褒也信史也非若他人之銘傳記之僅爲家乘也

國朝

題壁詞

并序

曹席珍

珍臨庠廩生也於順治五年戊子科中式第二名公車計偕屢別春闈於十二年乙未揀選縣職於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除授湖廣鄖陽府竹谿縣知縣谿古上庸國其地背倚高洛右帶梁洋左達均房南連夔巫歸巴周圍十五百里深山大澤密林黑菁蓋叢奸伏莽之輿區也自前勝國甲戌迄甲辰爲賊盤據者三十年壬

寅歲三省會剿茅麓始經收復抵任初驚鴻寥寥費萬千招撫萬千經營始成縣治歷俸連閏十二年加二級紀錄十次始董轉夔陵知州夔陵古西陵名郡穀綰三峽瀉激長江爲全楚西門癸丑歲十一月內奉督部憲檄發文憑一道勒限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上任其時三藩並撤黔滇雖未發難異志已成凡領發文憑俱由藩司今督部電檄星催蓋知其西南信緊且夔陵濱江故也然猶照州縣大小分派米豆草束鍋鋤椿繩牽纜等

項俱赴常德應付北上以鄖陽知府劉作霖統領之復
上自西陵下至九江將大小船隻俱擄赴洞庭西岸約
五千餘隻其船戶並州縣運送夫役雲屯蟻聚致米珠
薪桂卽逆藩未動而已有不能終日之勢至十二月二
十三日督部甘凶信至魚驚獸駭遂闕然星散其時湖
南諸郡雖同時告陷而江表尚無恙然天變所起事與
機湊鄖襄所屬西起庸竹東盡襄樊沿漢江上下一千
二百餘里一時鎮協偏裨與大小士弁俱係閩海遷謫

以狐鳴狼嗥之性而濟以離鄉背井之思乘風鳥訛哄然蹶起於是襄鎮則揚來嘉鄖協則洪福竹山路則謝泗竹溪路則馮元本縣馮逆則首謀背叛於三月二十五日己丑具酌邀飲酒數巡乃脫巾大言曰今天下時事可知矣予輩冠帶祖宗寧識此乎予應之曰朝廷一代制度四海同風孰敢違背卽西南蠢動不過一隅小醜國家兵力全盛命將出師指日殄滅吾輩當奉義死守與此土存亡可也竟以語言相激不樂而罷先是縣

城於甲戌年被闖賊張獻忠平毀三十年來雜木陰森
竈榻之上盡成合抱喬木豺虎縱橫樵蘇不入文武各
駐居山寨甲辰夏督部張諱長庚差官勒令入城文武
各具時日甘結於是兵民畫城中分修葺茅屋但縣衙
四面舊係甃石包砌亂後瓦礫堆集無地下手且百姓
貧寡又無丁匠余時帶有家丁數十親身督課將廢甃
廢石創建一臺高五丈餘橫厚各四丈許廣備炮火矢
石以防不虞是時逆狀已露欲將予擁挾入川乃設計

給予曰吾輩戮力同心爲地方死守當於關帝廟插血
飲盟今已備香楮宜速赴盟所予知其誑詐遂據臺不
下賊果於四月初七日辛丑將家眷並營兵妻子發屯
南山漫陰寨下此係入川咽喉遂率衆來攻予同家丁
竭力死守晝夜不懈越初十日甲辰搬運大木堆集臺
下發火攻燒賴臺基高厚火勢不達僅獲保全未至焦
爛時秦兵三千駐扎白土關距城四十里賊顧瞻首尾
不敢久攻復有中軍守備劉斌所領士卒三百盡係北

人不願隨賊入川於中途擁劫返回賊勢窮蹙遂狼狽
入川去訖維時文武具由申報荆州督部乃武官係馬
上飛遞不數日而到荆至卽具題予報由塘路到府書
役延緩耽閣轉報到院比及至荆而請命已下將劉斌
超陞三級以叅將管竹谿營事予奉督部憲批云文武
申報時日皆同所到遲速互異不便再行入告仰候咨
部註冊繳後止得一獎保印全城忠義可嘉八字而已
噫馮逆反叛視予爲掌上肉予在同城已陷虎口予據

臺血戰火勢燎原幾死毒手乃守備始作協謀造變繼因士卒不從半途劫回免死已爲厚幸若云從賊非本心而造變之初妻子一路同行若非士卒不願已早爲川寇王逆之標員矣况文官受攻而武官不受攻文官無兵而武官有兵是予之功艱於伊數倍多於伊數倍伊反冒功超陞而予止得一獎何賞罰之不平也然督部亦已備悉予功止緣文書稽遲未獲一路具題非有心文武二視也馮逆甫去川逆隨來僞賊王屏藩差僞

道官冷姓者送重慶道僞劄子卽申報本府轉繳督部
奉批該縣前能抗賊拒敵茲復守節不染深爲可嘉尚
當益勵忠壯以圖後効仍候彙功題報繳川逆甫去房
逆隨來僞將軍奉義侯楊來嘉送到夔州府知府僞劄
子亦卽時申報本府轉繳督部訖至八月十九日楊逆
委僞都統洪福領五鎮十三協之賊傾巢來攻其意欲
取道竹谿漸窺興元及關南秦隴一帶以爲至卽牲袒
無異操石以擊卵也然本縣原無城池子率衆據中峯

觀守備劉斌則分據桐谿寨賊一股營於洞谿一股營於中峯自八月十九日攻圍起至九月二十八日百計不下師老糧匱賊亦悔退乃撤桐谿之賊併力來攻中峯至次日酉時雲梯百道蜂擁蟻附寨上木石亂下其死傷者填滿壕塹不可勝計僞副將火攻營戴德領鎗手三千每排五百前排聲絕後排繼之煙炎連天聲震山谷鉛子流火襟下如雨其頃刻之際立死炮火之下者弟姪曹傑曹啓東等家丁張永祚楊成等寨民陳泰

孔木匠等衙役門子徐祿何天祚左右前後積屍三四
十餘僞城守備副將馬更竒身被重鎧將攀登飛上腦
中大石滾斃寨下賊勢大阻乃僞鐵騎鎮揚開運督賊
令各持大長竹竿縛草於端舉火來燒寨樓火起炎發
立身無地賊遂百道蟻登除婦女墜摧死傷外闔門盡
遭屠戮子復上中峯絕頂至靈官廟下地勢斬削最爲
險峻奈親疎畧盡左右無人珍已兩日不食筋骨酸酥
遂力竭被執時滿門盡登鬼錄苟活何爲極口大罵以

求速死賊以爲竒貨可居反縛鼻營不語不食者數日未得就死延至十月初九日解送長德澧州比及至房則下獄禁錮備受非刑如抱竹筒騎鐵牛之類幽繫兩月餘聽候僞令發落後僞令下許釋放還官予義不受辱甫脫鈕械卽潛夜逃走至白土關已入秦地不意逆賊余位都者夙係比隣文武交際厚友也伊自粵東守備陞白土路遊擊路過竹谿時十一月尚未成冬衣珍贈皮裘壹襲仍借盤費四十兩款燕加渥伊任後往來

敢密予嘗心計以爲逃難余公可托也乃與賊潛通線
索欲將關口駐防夸藍大連札七營馬萬餘匹計就內
應前後合殺平分珍錯投陷竄賊逆反面成仇令把總
王左掛則傳號陳悅則領兵解交逆賊洪福於是再罹
網羅備極拷吊體無完膚將半口鐵鈕用斧打合仍解
送房陵遂致左手筋斷右手腕骨打出行至竹山縣南
江上庸驛血肉腫綻寸步難移於驛前廟壁題有絕命
詞古風一篇滿江紅詞一闕起語有昆明池水橫六詔

中有長鯨尾不掉之句時不勝痛苦得死爲安蓋不忌
出言之詆毀也此及至房自分必死適值揚洪兩賊搆
怨鎖繫賊轅門左側越五日出示初七日處決竹谿知
縣曹至初六日舉城火變片木不存時有李道士素住
竹谿三官廟予贍其衣食頗爲優厚其傳有道術揚逆
聘爲軍師百計救予或傳火變係李道所爲亦未之信
也至初七日揚逆大坐賊僧綁縛將赴西市忽傳釋放
蓋一則賊因天變生懼一則因洪賊記室游超將壁詞

抄報以爲長鯨等句指斥吳逆罪在大不敬不意內有
孝廉辛鍾英係戊子舉人楊逆聘來以訓賊子楊開運
者劫擁入房啣賊入於骨髓見子壁詞反生憐憫跪懇
求釋予事後始知之而當時則在夢中也釋後僞知縣
陳耀將予安插城西南三十里撒海堰令鄉保鄰右朔
望具並未逃走甘結時斗米一兩五錢斗豆一兩子身
無半文採食豆瓣蛾兒腸水芹黃精蕨粉等菜雖可糊
口延生而面目盡皆浮腫後賣藥賣卜蠅營苟活十七

年戊午大兵四面進剿賊拔營夜遁予首謁軍門均房鎮則四十六治院中標則吉孫略等對壘日久夙知苦節資予路費脚力差官護送鄖陽府令謁制院楊提督佟復將予血苦通詳督制撫三院奉督部蔡憲檄令府道詳驗傷痕確具實情以憑彙疏題奏篇中不及細錄其原文及各憲批檄尚在也本道於五月初六日呈詳三部院通荆督統師赴洞庭岳州停止上下文移俟回荆再理予僑居樊城斧資盡竭其艱窘情狀勢可行乞

因堅懇本道歸家後督部蔡於六月內回荆三院合疏
具題予年踰七袞喘息不續功名非所問也原文並壁
詞錄附於左 昆明池水橫六詔中有長鯨尾不掉西
南風鶴過湖湘妖氛一夜滿邊徼我家山右尹楚水十
載楓林始量徙全荆門戶屬西陵未及交帶軍聲起庸
竹綿亘到襄樊長漢一千二百里偏裨鎮帥與三軍盡
是八閩謫戍子潮聲夜半捲鄖關鳥語狐鳴滿漢南高
官大爵爭來啗不信常山人姓顏水冷金寒性所成誓

將隻手荅盛明內外援絕四十日嗟分帳外皆楚聲闔
門義士同日死血頸模糊當路橫牀頭刀頭總氣盡刻
木束蒲莫問姓任爾碎首與流腸羞向竈養丐餘命朔
風冽冽雪花急關木嬰鐵解房國讀書萬卷取義難悠
悠生死何足說系命飛報武陵路幽繫房獄無朝暮夢
魂夜到睢陽臺傷心誰復辭霧露臘盡冬回春到頭令
下還官許釋囚共說反面偷生好讀史曾笑滿武秋月
黑冒險度秦關襁鹿初奔說萬難堪恨余逆通線索反

面成仇縛送還重罹羅網再撈掠血肉風飛俱見骨半
口鐵鈕斧合親左手筋斷右骨折風吹枷鎖兩做囚獍
獍鬼卒互輪流上庸城外南江水欲葬魚腹不可求寒
癸明滅照破肉啾啾如聞鬼夜哭雙眸開闔不能言潛
將甲子算太乙兩葉重華日正中四海何地不呼嵩但
能厲得驚霄志不怕蚩尤萬丈峯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